

## 〈海天詩話〉中的日本漢詩

朱少璋

### 一 〈海天詩話〉的作者：

〈海天詩話〉，著者胡寄塵(1886-1938)，胡氏原名忞，字季仁，安徽涇縣人，1910年即加入南社(入社號為105)，與南社盟主柳亞子(1887-1958)結為金蘭兄弟；平生著述甚豐，達百餘種，南社同人罕有其匹，先後任文明書局編輯、商務印書館編輯、上海通志館編纂及國民大學教授，為人思想前衛，好接觸外國學說，且常有奇特見解，柳亞子在〈亡友胡寄塵傳〉中說胡氏「其個人之思想千變萬化，自信非頑舊也」。

### 二 〈海天詩話〉成稿年份：

〈海天詩話〉未曾以單行出版，今能見者是收錄在1914年出版的《古今文藝叢書》第三集中，<sup>2</sup>未署成稿年份，據詩話中評述了蘇曼殊(1884-1918)在《潮音》上發表的譯詩，而《潮音》一書乃在1911年出版；因而推斷〈海天詩話〉寫成於1911至1914年間。

### 三 〈海天詩話〉內容特色：

〈海天詩話〉凡四十餘條詩話，在文首另有一節序文，讀其序文，可知〈海天詩話〉的內容特色：

歐西之詩，設思措詞，別是一境，譯而求之，失其神矣。然能文者擷取其意，鍛鍊而出之，使合於吾詩範圍，亦吟壇之創格，而

<sup>1</sup> 關於胡氏生平，詳參(1)邵迎武：《南社人物吟評》(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4)頁214-215；(2)鄭逸梅：《南社叢談》(上海：人民出版社，1981)頁227-229；(3)柳亞子：〈亡友胡寄塵傳〉，《磨劍室文錄》(上海：人民出版社，1993)頁1235-1237；引文在頁1236

<sup>2</sup> 《古今文藝叢書》(上海：廣益書局，1914)，筆者所據為重印本：《古今文藝叢書》(揚州：江蘇江陵古籍刻印社，1995)中冊，頁1315-1340；下文凡引錄〈海天詩話〉原文，一概依此本，原文斷句只用圈號，筆者按文理句意改用新式標點，不另注出；列引出處時略稱為「詩話」，並附相關頁碼，繫於引文之後，不另作注腳。

詩學之別裁也，如蘇曼殊之《文學因緣》、《潮音》，馬君武之《新文學》，皆為世所稱道，亦有短篇斷句，散見於東西雜誌，或西方詩人名言逸事，可資談助者，予偶有見聞，走筆錄之。東瀛本重漢詩，名手亦復輩出，搜其著作，採其精華，或可為他山之石，或以供茶餘客話，其亦士君子之所許乎。作〈海天詩話〉，所採輯皆東瀛歐西之詩，吾國人詩紀海外事者亦隸焉。編者識於民國新聞社。[詩話/1315]

可見此詩話主要內容有四：其一是評論譯詩；其二為記錄西方詩人名言軼事；其三是選評日本漢詩；其四為選錄中國人詠海外風物之詩作。而其中第三項、共二十二條詩話，佔全卷詩話的一半，就是關於日本漢詩的重要材料，也是本文重點評述的資料。

#### 四 〈海天詩話〉輯要：

詩話中介紹了二十六位日本漢詩詩人，提到了三部日本漢詩集，引錄了詩作四十五首(其中有八聯斷句)。

二十六位詩人是：管茶山、別師松陰、永田南溪、田邊櫻橋、今川竹溪、野上岡腸、田邊碧堂、謙吉士史(女)、伊籐桑陰、伊籐博文、植田和山、森川蘆舟、飯島雪堂、太田桐雨、秋山玉田、三谷耕雲、春日柳堂、鳥居雪田、渡邊西巒、勝島仙坡、遠籐瑞雲、神波即山、下部鳴鶴、藤崎桐陽、渡邊蘭谷、田園一齋。有兩點值得注意，其一是胡氏沒有忽略日本女詩人的地位，詩話中雖只評選了一家女詩人，但評價頗高，胡氏云：

謙吉士史者，日本女子也，所為詩清新秀逸，為彼邦詩人所難能，其〈遊西京蓮花王寺〉云：擁出紅塵外，欄前翠不彫。小樓臨水面，高閣隱山腰。岫遠雲猶懶，花垂枝更嬌。我來游佛地，塵念頓然消。〈三十三間堂〉云：占斷三春景，梵宮無點塵。禪堂三十院，佛相一千身。貝葉由來古，蓮花別有春。老僧持麈至，相與話前因。[詩話/1323-1324]

對謙吉士史的清新秀逸詩風，予以肯定及讚賞，至於「為彼邦詩人所難能」一語，足見胡氏對謙吉士史評價之高。其二是詩話中介紹的日本詩人，均鮮為他人所曾論及者，以當時甚具權威的日本漢詩選本《東瀛詩選》作比較，<sup>3</sup>是書凡四十四卷，其中與詩話重覆者只管茶山一家；而詩話中關於日下部鳴鶴的漢詩活動，則別見於潘飛聲(1858-1934)的〈在山泉詩話〉卷一之中；<sup>4</sup>胡氏於此不無增補輯軼之功。

詩話中提到的三部日本漢詩集為：《茶山花月吟》、《遠明堂集》、《子規亭詩》，並沒有詳評及各詩集的內容，只引錄了詩集中的某些佳句，以見詩集的風貌，如以下兩則：

日人渡邊蘭谷，著有《遠明堂集》，中多佳句，如〈郊行〉云：課餘移步去，野錄未深中。避石筍斜出，穿林路僅通。諸村分遠近，一水劃西東。多賀城何處，松梢認梵宮。又：樓高雲壓座，窗破日當筵。秋聲爭古樹，暮色領荒村。[詩話/1335]

日人田園一齋，著《子規亭詩》二卷，中多佳什，〈四月十八日上稻荷山小飲得晴字〉云：馮高仍斗酒，樹色隱層城。歸鳥林腰暮，殘花谷口晴。寺遙雙塔出，海闊一帆明。節物催朱景，新蟬已有聲。〈訪庸山〉云：平川屈曲繞坡斜。萬頃西風颭稻花。此路慣來還認得，半村黃葉是君家。〈蟬〉云：飲露身全潔，吟風韻更幽。不知催底事，來報一聲秋。〈雪後與隨齋飲潮鶴樓得書字〉云：城市纔風雪，窮途近歲除。百年歌哭裏，萬事醉狂餘。凍雀寒無語，詩朋夜有書。濁醪容我輩，笑問欲何如。〈望海亭〉云：極浦籠煙樹，遙天橫寸碧。滄波落照外，一點春帆白。〈圯橋〉云：我步月亦行，月行影相及。詩思敲不穩，更向小橋立。〈十一月廿八日郊行漫占斷句〉云：溪澄梅影瘦，野暖鳥聲春。[詩話/1336]

<sup>3</sup> 俞樾編選：《東瀛詩選》[重印本，原書刊於光緒九年，筆者未見](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81)事實上，胡氏在撰寫〈海天詩話〉時，並未讀到《東瀛詩選》一書，按胡氏在詩話中說：「嘗見俞曲園纂《東瀛詩選》數十卷，書肆索價甚日(日字疑衍，筆者)昂，力不能置，此中必多佳構，而困於囊澀，為可嘆也。」[詩話/1336-1337]

<sup>4</sup> 《古今文藝叢書》頁 1172

只引錄了集中的「佳句」、「佳什」爲例，沒有具體評述，唯按其引錄的體材推斷，《明遠堂集》和《子規亭集詩》二書應以五言作品較優，因而胡氏引錄較多。

## 五、《海天詩話》內容評述：

### (一) 錄評：

《海天詩話》中引錄日本詩人的漢詩作品，從而對引錄作品作出批評，如：

田邊櫻橋，名敬信，日本山城淀人，詩極冷峭，《過淀城舊苑》云：頽欄僅認舊繁華。歌舞場邊棲老鴉。冷雨一庭人不見，秋風獨立斷腸花。[詩話/1318]

此評其寫冷雨舊苑之景，詩意景冷峭，蕭索淒清，別有一番韻致，又如：

日本今川竹溪，《秋日送友人》云：殘柳蕭疎滿岸秋。短條不復繫離愁。江樓酒醒人方遠，十里煙波一葉舟。風韻絕佳。[詩話/1319]

神波即山，名桓，日本尾張甚目寺僧也，詩畫皆工，七律云：橋市人歸垂柳雨，寺樓春倚落花風。風韻甚佳。[詩話/1334]

此評二人詩言情狀物，流麗而不滯，風韻絕佳，又如：

日本野上岡腸，名瀧三，《初秋》云：爽氣何來襲碧紗。一番秋色上籬笆。稍知炎日無威力，亭午牽牛猶有花。牽牛花畏日故云，確是初秋光景。[詩話/1322]

此評其寫景真切，具體明確，秋物秋景，歷歷如在目前，又如：

植田和山，名喜三郎，日本大和人，《芳山懷古》云：玉殿金樓聳半天。一朝荒跡付雲煙。東風滿地春如海，欲向櫻花問往年。

森川蘆舟，名三次郎，〈秋日雜詩〉云：西風颯颯打窗寒。夢忽驚時夜已闌。四壁蟲聲鳴不歇，閑愁和雨上眉端。皆不愧為作者。  
[詩話/1326]

此評二人不愧為作者，蓋欣賞其詩有情有景，兩相配合，其中若懷古、若感慨，皆以景道情，效果不俗，又如：

秋山玉田〈古意〉云：願作絃下瑟，莫作瑟上絃。絃故離郎手，瑟故在郎前。又云：妾心如浣素，郎心如洗紅。浣素素愈白，洗紅紅漸空。〈前溪女〉云：蓮子可為餐。蓮葉可為衣。如何前溪女，獨採蓮花歸。〈夜度娘〉云：儂來愁月明，儂去愁霜積。願如夢中身，來去無影跡。意巧詞拙。洵不易能。

秋山又有〈春別曲〉云：長洲芳草錄(疑為「綠」字)，送郎從此去。日暮春潮來，不見送郎處。〈無題〉云：美人下空階，猶掩冰紈扇。忽被輕風吹，容易見半面。亦佳。[詩話/1328]

此評秋山玉田意巧而詞拙，能以樸實華，不假雕飾的語言，道出一段曲折委婉的情意，又如：

勝島仙坡，名翰，嘗以「別有天地非人間」為韻，作古詩七首，狀景頗工，茲錄其一，以見一斑，詩云：巖壑送迎忙，步步煙景異。迴林溪風颯，蕩地捲空翠。山魍拉猿行，本客將鶴至。乍看千仞泉，直從峭壁墜。願茲營草堂，永卜隱棲地。[詩話/1333]

此評其詩狀景甚工，用字逼真，詞意濃縮凝煉，寫山間幽景，寫得清嶮高雅，又如：

藤崎桐陽，名光照，字長訓，日本江州日野人，擅書法，詩非所長，偶一為之，亦復清新可誦，〈江村〉云：雙雙涼鴈語陂塘。隔水青山淡夕陽。漁叟獲魚何處去，酒家門外蓼花香。[詩話/1334]

此評其詩清新可誦，詩中寫漁家閒逸之生活，寫得清新可喜，雅致非常。

## (二) 軼事：

詩話中除了引錄佳章佳句作評點外，還加上若干有關日本漢詩的掌故史料，頗具參考價值，如：

管茶山為日本詩人，著有專集，嘗和唐伯虎〈花月吟〉二十首，日人某合唐作刊為一卷。曰《茶山花月吟》，今錄茶山詩兩首於左……[詩話/1316]

詩話中交代了《茶山花月吟》的創作背景和成書經過，又如：

日本伊藤博文以政治稱雄亞東，而不知伊亦善詩，興酣落筆，目空一世，嘗有句云：高樓把酒看明月，天下英雄在眼中。可想見其氣概。伊藤又自誇曰：吾醉臥美人膝，醒握天下權。伊藤之遊滿洲也。韓人安重根逆而狙擊之。安亦有詩云：男兒自信頭顱好。要為伊藤吃一刀。伊藤之詩確為伊藤詩。安重根之詩確為安重根詩，他人不得竊而有。[詩話/1325]

詩話寫出伊藤博文的詩才和豪邁性格，其中附安重根軼事一則，以詩道史，讀來趣味盎然，也很有史料價值。又如：

日人日下部鳴鶴，嘗遊中國，所至紀以詩，自蘇州至杭州舟中云：十日蓬窗十日閒。夢魂每落翠微間。遙青一抹好眉樣，知是西湖湖上山。[詩話/1334]

寫日本詩人到中國，遊覽時不忘吟詠賦詩；此條詩話，堪作詩之附錄；誠如胡氏云：「余作〈海天詩話〉，多搜日人詩，非揚之也，亦以見中土文學傳播之廣耳。」[詩話/1323]

### (三) 比較：

誠如詩話的序言中云：「東瀛本重漢詩，名手亦復輩出，搜其著作，採其精華，或可為他山之石」[詩話/1315]，是以詩話中也有透過比較而評論日本漢詩的特點，胡氏明顯是以漢人漢詩為標準，用以衡度日本漢詩的素質，如：

別所松陰，名一郎，日本播磨人，〈秋日田家〉云：霜風臨水滿前坡。園柿聯珠累累多。野老不關風景好，斜陽映處曝耕蓑。詞句清新，能寫出田家風景，然自吾人視之，於前二句稍嫌其俗，且若出吾國人手，則四句映字必不用，曝字必為曬字，於此等處一見知為日人詩；惟永田南溪〈春晚〉云：兩兩風風春一夢，柴門深處落花多。則置之吾人詩中，可亂楮葉矣。南溪名仁介，大坂人。[詩話/1317]

詩話中比較了詩歌表達上的雅與俗，更具體地以詩中「映」、「曝」二字為例，指出日本漢詩在遣詞上的特徵，還以永田南溪的〈春晚〉為例，指出日本漢詩也有素質極高的作品，這類作品的特點是風貌極肖中國詩，無論運意、遣詞、表達和意境和方面，都純然是漢土的格調風貌，這無異是突顯了、強調了作為一首好詩的標準，又如：

日本伊藤桑陰〈荷橋小望〉云：橋外曉風荷氣清。香煙籠月月微明。漁舟忽觸水禽夢，十里洲頭花有聲。三句「觸」字，無人道過。桑陰名萬枝，土佐人。[詩話/1325]

飯島雪堂〈秋日過山寺〉云：一徑斜從樹外通。吟筇來叩溪南寺。木魚聲斷夕陽寒。秋老白雲紅葉裏。太田桐雨〈初冬散步〉云：林疎靄霽出遙巒。此日郊遊眼界寬。一路西風吹不斷，芒花如雪夕陽寒。兩「寒」字為中土詩所未道過。[詩話/1328]

這兩條詩話焦點在用字之上，胡氏經仔細欣賞後，認為「觸」字無人道過，事實上，「觸」字在詩句中既生動，又具體鮮明，能有力地將舟和夢所代表的一實一虛結連結起來，意境優美。而「夕陽寒」之詞構，更

為新鮮，在中土詩極少見；胡氏出這種用字手法，無非是為漢詩在創作構詞上提供一點新的看法，以日本漢詩為借鑑，引入新意。

六、〈海天詩話〉的詩學觀點：

胡氏在〈海天詩話〉中較具體地提出了兩項詩學觀點，其一是討論日本漢詩在體材上的特點：

日本人為漢詩，擅長者惟絕句，絕句中五言尤佳，七言聲調稍遜；若為律詩，則格律諧者蓋鮮……[詩話/1323]。

胡氏的歸納也不無道理，日本人學中文、寫漢詩，而詩歌又重視音節聲韻之文學體材，非要透徹地掌握中文不可，以字數而言，五言比七言易於完成；以律絕而言，則絕句較易完成，故胡氏指出日本漢詩以五絕獨的現象，是不難理解的，胡氏在另一則詩話中也強調了相近的觀點：「日本人學漢詩，善為絕句，於律詩多不工……」[詩話/1332]；但胡氏並不是完全看不到日本漢詩中也有律詩佳作，在詩話中胡氏引錄日本詩人的作品，就涉及不同體材，引錄頗為全面，現綜合表列如下，以清眉目：

五言類：

五律	五絕	五古	斷句 (五律對句)
11	2	9	3

七言類：

七律	七絕	斷句 (七言散句)	斷句 (七律對句)
1	14	2	3

可見胡氏頗能全面地欣賞日本漢詩，在詩話中，他曾舉例說明日本漢詩中律詩佳作：

近見田邊碧堂詩，律詩為他家所難及，如「人乘白雲去，詩與碧



山留」、「禪心餘芍藥。松色上袈裟」等句，皆極工穩。[詩話/1323] 日本近人所為律詩，有甚佳者，亟錄于下。三谷耕雲（仲）〈訪峻峰上人於妙法華寺酒間次上人近製詩〉云：延吾方丈坐，鴨爐微吐煙。林泉麗于畫，主客靜如禪。雲影浮杯底，斜陽逗塔前。蓬壺詎須問，無事即神仙。春日柳堂（謙）〈蓮華院〉云：華雨維摩室，空中散妙馨。風光四圍紫，松氣六房青。鶴啄齋餘飯，猿聞定後經。天風鳴洞窟，暝色墮幽庭。鳥居雪田（簡）七言律云：市遠菜蔬纔侑酒，居幽雞犬別成村。渡邊西轡（昌）七言律云：嶽雪漸添雙鬢白，市燈偏照一衫青。[詩話/1332-1333]

胡氏顯然是把欣賞的焦點於在律詩的對偶句上，所引七律亦只撮錄對偶一聯，詩話中評為「工穩」者，即指詩中對偶工整而達意，胡氏又說：

昨見有遠藤瑞雲者，有〈首夏同美洲皎石過球磨河宿翠嵐樓〉數律，不得不謂為佳構，撮錄四首如下：猿啼不知處，兩岸結崔嵬。水抱亂峰去，樵過危棧來。輕舟翻雪浪，空谷發寒梅。有似蠶叢路，誰凌太白才。又云：水閣尋春到，東風入曲櫺。梅花埋澗白，松氣漲潭青。移棹驚雞。擔鏡劇茯苓。臨湍時徙倚，樵唱隔雲聽。又云：浴罷振衣立，恍疑身欲仙。溫泉淨如鏡，喬木鬱參天。當檻亂流響，傍溪修竹娟。山家知近午，隔崦颺炊煙。又云：雲晴疑有雨，空翠灑人衣。群壑生靈籟，虛檐掛晚暉。寒林飛鳥沒，石徑老僧歸。山氣方回薄，鐘聲出翠微。「梅花」「松氣」一聯之「埋」字「漲」字、「虛檐掛晚暉」之「掛」字，絕佳。[詩話/1333-1334]

這裏又從用字上欣賞五律，評為「佳構」，突顯了日本漢詩中律詩的特殊素質。

胡氏在詩話中所提的另一個觀點，是討論關於漢詩流布日本情況，道出漢詩對日本詩壇的影響，胡氏說：

日本人詩本學中土，號為能手，亦不過似宋元而止，唐以前則未

窺門戶，黃公度〈日本雜事詩〉所謂：幾人漢魏溯根源。唐宋以還格尚存。難怪雞林賈爭市，白香山外數隨園者是也。余作〈海天詩話〉，多搜日人詩，非揚之也，亦以見中土文學傳播之廣耳。

[詩話/1323]

胡氏引黃遵憲(1848-1905)的話，支持己說，認為日本漢詩的詩學淵源為宋元以後；查黃氏於光緒十六年自訂之〈日本雜事詩〉定稿二卷，<sup>5</sup>並無詩話中所引「幾人漢魏」一絕；綜觀兩卷〈日本雜事詩〉，只有兩首談及日本詩，其中一首的觀點與胡氏所說所引者很接近，詩云：

豈獨斯文有盛衰，旁行字正力橫馳，不知近日雞林賈，誰費黃金更購詩？<sup>6</sup>

詩後有黃氏自撰的註釋，十分詳細，其中就談及日本漢詩受中國影響的情況，看來正是胡氏〈海天詩話〉所本；黃氏註釋云：

詩初學唐，於明學、王，於宋學蘇、陸，後學晚唐，變為四靈，逮乎我朝，王、袁、趙、張(船山)四家最著名，大抵皆隨我風氣以轉移也。白香山、袁隨園尤劇思慕，學之者十八九……<sup>7</sup>

可見日本詩壇風氣，屢受中國詩風之影響而不斷轉變，黃氏在註釋中補充說：

唐小野篁慕香山，欲游唐。小說家稱人見海上樓閣，道以待白香山來，殆即日本也。《小倉山房隨筆》亦言雞林賈人，爭市其稿，蓋販之日本，知不誣矣。<sup>8</sup>

<sup>5</sup> 黃氏在〈日本雜事詩〉後有題記云：「今此本為第九次刊印矣。此乃定稿，有續刻者，當依此為據，其他皆拉雜摧燒之可也。」可知此定稿為黃氏精心增刪整理而成。胡氏所引者或據其他版本，筆者未能翻查得出其根據來源。

<sup>6</sup> 錢仲聯編注：《人境廬詩草箋註》(上海：古籍出版社，1981)下冊，頁1122

<sup>7</sup> 《人境廬詩草箋註》頁1123

<sup>8</sup> 《人境廬詩草箋註》頁1123

如把胡氏之言結合黃氏的註釋，則漢詩在日本詩壇流布的具體情況便十分明確了，自唐以來，日本人深慕漢詩，漢詩在日本詩壇地位崇高，流播甚廣。

## 七 結語

〈海天詩話〉中保留了不少有關日本漢詩的資料，對研究日本漢詩的風格、源淵均有作用，這部詩話，是民國年間一部較集中討論日本漢詩的詩話，其中雖摻雜了若干外國詩歌的材料，但總體上有關日本漢詩的評論佔整部詩話之一半，其份量無疑是不可忽視的，在中日漢詩相互影響的研究上，很有價值，可惜這部詩話沒有單行出版，流播不廣，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討論。

民國前後，中日在文化學術方面，交往頻繁，中國詩人論及日本漢詩之材料，所在多有，只是以材料零碎分散，鉤沉維艱，披沙揀金，甚費時日；〈海天詩話〉在評論日本漢詩時雖未成完整系統，但卻能集中地以日本漢詩作為評論專題，是很值得重視的。